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叙事的三重维度

张永刚

【摘要】如何基于既定的实践探索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体系,尤其从文明论的高度阐明其蕴含的普遍性历史意义,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从历史生成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历经对资本文明从“被动卷入”到“辩证批判”、再到“总体超越”的发展过程,整体勾勒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生成历程,并构成其文明叙事的立论基础。从现实呈现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旨在以“人本现代化”替代“物本现代化”,呈现出“单一文明”转向“整体文明”的叙事图谱构建。从未来走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话语建构中必须把握好特定的历史趋向与现实定向、本土的民族化与时代的世界性、内在的文化自觉与文明交流互鉴的辩证关系。只有从历史生成、现实呈现与未来发展三重向度深刻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才能真正构建起既立足自身又面向世界的叙事体系。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叙事;话语建构;人本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简介】张永刚(1982-),男,山东德州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631)。

【原文出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济南),2024.2.1~11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界历史视阈下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研究”(23BKS117)的阶段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道路已经走出并持续推进,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如何基于既定的实践探索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体系,尤其从学理层面阐明其蕴含的普遍性历史意义,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有效沟通与话语传播,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加快“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①实际上,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建构与呈现面向具有多重维度,那么为何注重对其进行文明叙事?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何以必要,又何以重要,这是需要厘清的前提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的决议》深刻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探索过程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两者在生成过程与内在指向上具有同向性与一致性,其目标皆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此处的关键在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绝不是一种单纯器物层面的目标向度,更指向在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现代性文明有机融合中开创人类新文明形态的伟大历程。只有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阐释上升到文明论高度,揭示其内在的文明逻辑和价值指向,才能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导向,并掌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话语权。需要明确的是,此处所说的文明论是一种“新文明论”,

它不同于西方思想史上臆想性、绝对化和虚无主义的文明言说,而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资本主义发展特殊规律的统一中探究人类文明的证成逻辑和生成轨迹。借用有学者所指出的,这种文明样态是一种基于世界历史视阈下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范式与新坐标。^③

一、对现代资本文明从“被动卷入”到“批判超越”的叙事生成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构思逻辑,文明从来不是一个抽象存在或先验悬设,而是扎根于具体生动的现实实践之中。恩格斯明确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④马克思也指认文明始终内生于特定的生产方式之中,每个时代的文明样态和表现方式,归根到底“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⑤,“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⑥。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中,文明及其形态内嵌于历史规律之中并表征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开化水平和进步程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将文明理解及其形态阐释置于特定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中,才能深刻把握文明范畴的历史生成与现实发展。依此逻辑,现代文明的建构起点是基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与经济现实,“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⑦,从而形成作为“现实的历史”,即资本主义特有的现代化文明。与以往文明存有较大不同的地方在于,资本文明以独特方式摧毁旧有的文明格局与社会秩序,将“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⑧,整个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非资本主义的民族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民族、农业的文明从属于工业的文明、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三大从属”格局形成。很明显,基于现实运动展开的文明发展趋势比既成事实更具未来指向性,所以中国关于现代化道路探索也不例外,必然从属于这一趋向。

具体来说,这个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向,实际就是“资本文明”向“人类文明”的动态转向图绘,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叙事,必须将之置于对该文明现实展开及其历史转变的把握之中。一方面,从转变范围来看,现代文明发展呈现地域性文明向世界性文明发展的趋向,即各民族、国家的文明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断走向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对此深刻指出:“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⑨资本主义凭借其先进性和统治力所创造的文明一度成为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选择。另一方面,从转变主体来看,广大无产者、被剥削者、创造文明者逐渐取代与其对立的一小部分资产者、剥削者、食利者,成为享受文明发展成果的主体。如若说文明的范围转变并没有影响到个人的发展的话,那么文明的主体转变就与人的发展息息相关,这一转变真正推动了人从相对封闭、野蛮的状态到与文明接触而走向文明。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资产阶级“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⑩。虽然在此背景下工人生存境遇仍然堪忧,但是相较封建野蛮的状态仍属一大进步,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一方面为资产阶级提供了享受文明的便利和财富,另一方面为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反抗创造了条件,这是属于全世界的人类文明。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生成,学界主要存在两种最具代表性的阐释路径。一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文明立场,强调现代化“独属”西方的惯有言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等人都归此类,这种本质上鼓吹“现代化=西方化”“现代文明=西方文明”的论断,实际上是忽略不同地域差异性与发展不

平衡性,抹杀了现代文明的多样性与可能性。二是过于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本土特征,却割裂与西方现代化、现代资本文明的关联性,这种“中西对立式”的阐释方式同样不正视“中国-世界”的实际发展,将中国置于世界之外,往往不利于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话语,更不利于在国际背景上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对此,我们需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理路,辩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资本文明从被动地“从属”到主动地“占有”、从“辩证批判”到“总体超越”的发展历程,从而深刻揭示出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叙事的立论基础,为其整个叙事体系建构提供有力证明。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始于对现代资本文明的“从属”格局,虽以被动方式开启,但其后积极承认并发挥资本“文明面”作用,在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基础上,实现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跃迁。从实践探索的时间线来看,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被动进入现代世界,现代文明不断“渗入”,带动了中国自身的“文明焦虑”与“文明审思”。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现代化作为孜孜以求的努力方向,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启了积极探索阶段,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在“三个有利于”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文明并不断超越资本弊端,这些均已显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路径。当然,之所以从理论层面明确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文明“被动卷入”的关系,也是为了更好地从历史逻辑廓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马克思深刻指认资本主义比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更能体现文明的优越性,“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⑩。这种前所未有的发展极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与文明形态的新跃迁,使得人类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人们的发展维度与交往范式日

渐丰富,文明发展基础更加先进。但需要正视一个不容忽视的发展事实,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文明谱系中,不同地域的文明演进呈现出不平衡性面貌,从而导致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从属地位,此种境况之下,落后文明只有吸取先进文明成果,方能融入世界历史的洪流。作为后发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只有“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⑪,才能真正“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⑫。回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推进过程,之所以引入市场机制,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探索如何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实际上就是对现代文明成果的积极借鉴吸收。正因如此,只有辩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如何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绝对支配—从属关系中脱离,承认并充分发挥资本“伟大文明”作用,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活资本要素,最大限度占有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才能真正廓清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生成脉络。正如学界观点指出的,当我们意欲构建一种超越西方固有文明的新文明样态,就必须在反思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并从中挖掘理论资源。^⑬

另一方面,基于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性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了一条新型文明实践道路,即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构成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本质,也成为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叙事的内在规定性体现。如前所述,尽管资本开启的现代化模式奠定了人类现代化的基本样态与发展方向,也的确促进了现代社会的成熟与现代文明的生发,但是资本二重性决定了现代资本文明自身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由此衍生出贫富分化、社会撕裂、生态恶化、文明冲突以及人自身的生存危机等诸多悖论,究其根本在于,资本逻辑的内在限度导致其始终无法突破现代化发展桎梏,注定“革命时代的到来”。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形

式,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借鉴吸收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有益成果,实现了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同步融合,突破过往“依附体系”的内在局限,实现文明形态的根本性超越。这种能动的批判超越呈现复杂的综合性体系。首先,这种新的文明样态是扬弃性超越资本逻辑的文明。回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道路探索,通过将市场与资本纳入社会主义发展机制中,破除“无批判地肯定资本”与“彻底否定资本”之间的二元对立,形成一条扬弃性超越资本现代性逻辑及资本要素利用方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第二,这种新的文明样态是立足世界多样文明秩序的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深刻镶嵌于世界文明的总体呈现之中,它突破了“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思维定式,打破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文明格局,在超越价值偏见与拓宽文明范式互构中书写了人类文明发展新框架,不仅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选择性,而且开创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根本上实现了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融合统一。第三,这种新的文明样态是超越传统单一性文明样态的建设性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克服了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对抗性”本质,实现文明发展从资本的对抗性逻辑向建设性逻辑的转变。它超越资本主义“既成”文明,历史地“生成”了属于社会主义文明的全新文明,“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⑤。这种面向未来的开创性文明样态,必将在世界文明普遍性与中国道路所展现的文明特殊性的历史生成与实践证成中实现新的文明引领。

这就要求我们,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必然坚持辩证思维,避免陷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三重统一中把握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开

辟现代化道路,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世界历史视野,积极扬弃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批判式超越和创造性叙事,而非停留于性质上的“根本不同”与路径上纯粹的“对立冲突”。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能是对西方现代化的“简单模仿”或“直接照搬”,其特殊性内在地要求我们基于自身特点和实际进行“超越性建构”,在形成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文明叙事方式的基础上,进行具体价值体系的丰富性建构和原则性把握,形塑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叙事基本内核并展开整体性的文明图景。要完成这一理论任务,必须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异质于西方式现代化这一根本所在。

二、以“人本现代化”替代“物本现代化”的整体性文明图景

“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之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现代化叙事迷思,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利用短暂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数百年的现代化历程,突破了发展中国家依赖“西方化”路径的固有模式;另一方面,也是更根本的,是从理念上让“现代化”摆脱了等同“西方化”的观念陷阱,让其真正回归到正常发展轨道,有力维护了道路发展多元化和人类文明多样性。具体说来,中国式现代化旨在以人本现代化替代物本现代化,实现从“单一性文明”向“整体性文明”的叙事建构。

第一,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是单一性“物本”文明。马克思、恩格斯多次以“文明灾祸”^⑥“粗陋野蛮之中的文明”^⑦等字词指称资本,并指认资本主义文明是一种物的文明,甚至表现出“文明暴行”。究其根本,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以资本逻辑为根本的内在推动原则,在助推现代文明演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诸如全球治理风险、经济运行风险、生态安全风险以及人的发展风险等一系列弊

端,导致人类社会频频深陷厄困与失序状态。从根本来说,现代资本文明是一种“分裂型的文明”,这种“分裂”体现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但最终归于人的层面。在此过程中,资本的“总体性权力”不断消解人的“个体性生存”,从而导致一种以物为基准的“单一性文明”充斥在现代社会之中。

一方面,资本文明是一种建立在对抗性基础上的“分裂型文明”。资本主义世界物的增殖同人的贬值成正比,资本主义在打破封建社会人身束缚的同时,又以一种更加不人道的方式为人们套上新的枷锁。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文明框架内,生产的根本目的和决定性动机就是无休止地追逐剩余价值,整个社会包括人自身在内必然沦落为资本增殖的手段。所以,这种畸形的社会样态必会导致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和人与自身的关系分化。而且这种“分裂”属性会整体渗透并交互影响,一旦发生,必然使人沦为控制自然与他者的工具。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文明还呈现为“单一性文明”。现代资本文明属于一种“物”的文明,其基本特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对立性”,其发展逻辑割裂事物之间与内部的联系与构成,破除社会有机体的有序发展,过于重视“物”这一单一要素,致使人的发展空间被吞噬、生存境遇被剥除,社会有机体陷入“单向度的漩涡”,“现实的人”沦为“单向度的人”,造成“人的退化”。资本无序扩张将整个世界都卷入以“资本”为轴心的进程中,资本自身的矛盾性也必然演变为世界性矛盾,强盗式扩张和战争性掠夺成为主要方式。更为普遍的是,资本作为一种操控性力量,会通过技术、媒介、娱乐等多种方式渗透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所以按照马尔库塞所批评的,“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

化”^⑧。因此,西方国家终究困顿于“物”的支配框架,从而无法克服资本主义自身及其现代化带来的内在矛盾与生发病症,无法解决现代文明的多重风险,更无力跃入更为高级的现代化形态。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本现代化”代替“物本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⑨从理论层面上看,面对西方现代化矛盾丛生的情势,唯有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超越“物的依赖”境况,才能从根本上促进人的发展与解放,将“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⑩,从而摆脱现代性进程中“物”的逻辑主导“人”的发展的危机。从实践层面上看,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推进,恰恰是扬弃资本“物”在全球范围内的无序扩张“暴行”,坚持“人”的立场开辟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图景,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⑪。甚为明显,尽管从时间线索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道路探索属于后发状态,然而从逻辑梳理来看,却以一条坚持人民为中心、人民立场的道路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主导的发展机制,深刻体现了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超越。只有把握好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类发展的文明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点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均将对人的关怀统摄其中。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人口规模巨大”的基础性特征和现实条件,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中,始终走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真正立足人的实际、人的发展、人的需要等维度,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的描述充分彰显了关注人本身的超越性叙事向度。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叙事,人类未来社会将会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人的价值本位的复归,是人类文明自身的胜利。这种解决的根本就是扬弃了物的文明实

现人的文明复归,超越资本主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文明形态的全新文明。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资本至上的西方现代化的关键所在。现代化中国所开创的新型文明形态,本质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文明属性和价值意蕴,摒弃了西方二元对立的文明模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对此,学界有观点也指认了这一点,这种建构体现了现代化实践的一般性与中国具体实际性,把握了文明观的一般性维度与特殊向度,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精神的自觉建构中实现对西方文明的总体性超越。^②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整体性文明图景。现代化涉及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生活层面,是一个包含现代对其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的总体性概念,所以也应该从整体性视角加以把握。人本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表现出一种整体性文明图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表现形式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体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文明协调发展”,具体呈现为“各个领域的现代化”。而且,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其界定为党的中心任务,并从战略高度予以整体推进,从策略层面进行顶层设计与具体实施,从整体把握到系统推进,都充分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向度。其二,从发展模式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并联式”现代化,以“多线性”打破西方“单线性”发展模式,实现了跨越式与渐进性相结合的整体发展模式。而这种发生是立足中国自身和文明特质,将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有机融合,在具体探索过程中形成的实际发生。其三,从价值目标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五位一体”内在统一、整体推进、全面提升的现代化,不仅在发展道路上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单向度”发展模式的扬弃超越。很明

显,中国现代化注重个人的全方位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发展相统一。前者超越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奴役下“片面的个人”“偶然的个人”,实现人之能力发展的全面性和人之本质的完整性与丰富性。后者注重大多数人的共享发展,通过共同富裕,实现“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③。对于共同富裕的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④对此,学界有观点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出的“整体性文明逻辑”表现为“1+6+1”系统,即“人的现代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国防和军队等六个方面的现代化与“治理现代化”,这些体现出全面性、关联性、整体性等特征。^⑤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究其根本是对人自身存在与发展的现实关照,彰显出深刻的人类情怀,体现出以人本超越物本的文明叙事向度。

综上,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呈现出这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整体性文明图景,是源自现代化模式自身蕴含的文明要素与探索生成中的文明吸收,所以才有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的一致性。这种整体性文明叙事包含对物的现代化的追求和生产力发展的关涉,并以人的现代化为其基本内核,是对资本主义人、物倒置的否定性超越。甚为明显,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现代化,始终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目标追求和价值所向。因此学界学者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特质就是“人的现代化”,“顶层设计、落实方案和推进程序都与人密切相关”,在整个“以人为目的的现代化”求索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始终紧紧“围绕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⑥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立场,既依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业,又将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最终目的就是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②。

三、从普遍性话语达到具体性话语建构的文明叙事引领

黑格尔曾深刻指出:“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要看该民族体现了何种阶段的世界精神。”^③中国式现代化除了从现实层面提升国家综合国力、改变东西方力量对比、重塑世界大格局之外,更深刻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具有普遍性的“世界历史意义”,也就是体现出中华民族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完成“世界历史任务”所呈现出的历史普遍性与必然性。马克思曾专门阐释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与可行性问题,并深刻指出后发国家在占有世界资本主义这一普遍前提基础上,可以基于自身特殊定向实现发展的可能性。实际上,所有话语的生成与叙事的建构都必然生成于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和具体情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叙事的创造一方面源于一般性的现代文明规律和特殊性的中国文明逻辑的辩证把握之中,另一方面则基于根本异质于资本主义的价值选择和多元文明图景的世界胸怀之内。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在话语建构中把握好普遍性发展规律和具体性发展道路的关系、一般性历史趋向与现实性发展取向的关系、本土的民族化与时代的世界性的关系、内在的文化自觉与文明交流互鉴的关系,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基于“中国问题”构建世界意义的文明叙事,着重体现如何从应对现实问题与基于历史语境的双重维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术语革命”。^④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叙事的意义在于,深刻理解其立足中国又面向世

界的话语呈现,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提供全新的文明叙事样态的同时,实现从“文明对抗”向“文明交流”的叙事引领。

第一,在立足现实走向中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自觉,注重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化表达。世界历史视阈下的现代化具有普遍的历史趋势,这是所有民族发展过程必然面对的普遍命运。但是现代化的“普遍性”实现,必须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来具体化,现代化的普遍性离不开具体进程的复杂性与现实性,抽离现实性的普遍性只能是抽象层面的“精神吃语”,只有把握“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过程,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的普遍趋向与特殊定向,并在具体语境中构建普遍性的话语样式。所以,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建构必然体现普遍性具体化的原则,既遵循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又体现出“中国式”的独特性质。这种论断是建立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上,中国式现代化只有结合自身实际与独特文化并完成特定任务,历史性地“两个结合”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意义。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⑤。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也强调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⑥也只有基于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文化传统,才能真正构建出具有普遍性意义与具体化指向的叙事体系。中国式现代化叙事具有民族性又体现世界性,既尊重世界历史视域内现代化进程的普遍性规律,又兼具秉承民族历史文化特殊性的探索,既彰显了现代化的一般张力,又彰显出指向具体历史情境和现实问题的多样性和可能性,这种辩证的叙事呈现方式,以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和伟大成就改写了世界现代化的版图,为全人类的

现代化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第二,在世界场域的文明交流互鉴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构建与话语传播。在唯物史观的理论阐释中,交流是文明发展乃至跃迁的重要推动力量,任何一种文明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重要规律,人类文明发展是在差异中寻求交流互鉴的演进过程^③,中国现代化要走向世界,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建构也要面向世界,在国际化语境中通过“他塑”与“自塑”整体互构提供一套属于自我的话语方式。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为表征人类现代化的超越性范畴,并在与西方现代化的合理性互竞中演化为具有普遍性的知识话语,从而不仅为中国现代化实践提供合法话语环境,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构建提供了有效学理支撑,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离开“历史共性”,就无法理解“中国特性”,同样,“中国特质”只有纳入“历史共性”,才能真正激活其发展活力。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建构要实现新媒体环境下的话语转化,在国际传播中善于找到“中国-世界”关系中的共同点,让基于本土性的话语表述上升到世界性的话语表达成为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遵循,只有这样,才能让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政治话语既具有中国话语表达的概念特征,又具有国际受众易于理解的话语逻辑,从而有效传播中国声音。为此,必须坚持世界历史的眼光,尊重不同文明的内在发展规律,秉持平等、包容、开放、对话的文明观,尊重文明的多样性特征和本土性生发,主张以文明交流互鉴超越文明冲突隔阂,构建真正平等尊重、包容共鉴、和合共生的文明秩序。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多元共生的人类文明视角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相得益彰。只有这样,才能将世界文明高地的价值立场与中国文明根脉的深层依据结合起来,

以当代的视角、以世界的维度深入开掘自身文化,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中国理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探索并构建具有中国阐释力与世界表达能力的叙事框架。^④这种阐释话语的一旦建构起来,必然面向未来,所以“不断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⑤。不仅有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叙事基础,而且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叙事特质,更有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反映人类进步追求的世界面向。只要我们讲清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人民价值立场和多元文明取向,就能够在与世界交流中实现发展,做到“从人类文明视角讲好中国故事”^⑥。

“叙事在时间上具有久远性,在空间上具有广延性,它与抒情、说理一样,是推动人类进行文化创造的基本动力。”^⑦在中国故事的表述路径上,我们要立足具体的时空背景,深入思考和把握如何提炼新时代中国故事的精神内核和价值主张,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世界文明发展变局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使我国发展优势充分转化为话语优势,促进中国故事获得更好的世界传播效果。当前关键要构建完整的话语体系和叙事框架,“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⑧。需要重点做好两项工作:一方面,从根本上做好批判性工作,即揭示以往现代化叙事掌控权的形成历史、话语霸权、方法论谬论,明确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的问题指向,将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生动故事内嵌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大局中,高度重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话语博弈,打破其污名化叙事的话语操控,建立与我国积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相适应的话语叙事表达能力和对外阐释能力,增强话语建构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搭建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必然的对外

传播话语体系和叙事框架,厚植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间的共性连接。二是做好建构性工作,即立足中国伟大实践,整合中国形象塑造,达成中国国际认同,构建起行之有效的中国战略传播体系,提高整体解释力、沟通力、表达力,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尤其注重在时代大背景之下寻找代表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面向国际舆论场域搭建话语叙事框架,创新话语叙事系统,运用好多元化话语叙事、开放式话语叙事以及对话式话语叙事模式,实现国际舆论场域的话语合法化权益。对此,有学者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表达需要重在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内容进行凝练与形塑,打造集思想性、民族性、世界性于一体的内容范畴,才能把“自我想讲的”与“他者想听的”有机融合,继而有效拓宽有价值广度的话语表达和叙事形式。^⑧也有学者提出,我们需要构建“防御性话语”与“进攻性话语”,从“有效回击”和“积极建构”两个方面、“核心要素”“世界意义”“战略重点”等三大着力点将中国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⑨

第三,在面向未来趋势中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方法论指引与文明叙事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意义不仅局限于中国自身,更为重要的是为未来人类发展提供重大的现实价值与方法论指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⑩。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表达始终基于人类文明的基本发展理路,尊重人类不同文明的多样生成和本土特性,融合不同文明优势并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一方面,实现从文明对抗向文明交流转变。在漫长的历史中,各民族形成了多样化的璀璨文明样态,体现本土性的文明特点和标识。历史发展一再表明,文明遵循因地制宜、交流互鉴的演变路向,这是回溯

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客观事实和规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作为一种“文明新形态”的本质规定性,主张开放包容、和合共生的文明新秩序,指向多元化文明在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为区域性、民族性文明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借鉴普遍性文明成果和规律的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文明基因的开拓性探索和创造性丰富,始终坚持以文明交流替代文明对抗,强调“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⑪的价值理念。立足时代新坐标,实现人类社会从文明对抗走向文明交流,在兼收并蓄中以“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引领现代化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人类文明进步,从而实现对西方文明对抗冲突话语模式的批判性超越。社会形态是文明总体的历史性呈现,任何将文明概念和价值理念抽象化的话语呈现必将走向历史领域的形而上学。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有力地打破了传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难以调和的叙事格局,在现实制度层面引领从冲突对抗到交流互鉴的叙事引领转向。另一方面,为人类文明叙事提供了一种面向未来的开放性文明叙事。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建构不仅奠基基于对现实世界的科学把握,更向未来发展敞开叙事空间。在西方的现代化话语阐释中,现代化往往被抽象化为一种天然固有的、非历史性的形而上存在,这种思辨构造割裂了话语呈现与现实分析的内在链接,从而往往导致两大后果,即不仅遮蔽人类社会发展的图景多元性,更关闭了文明辩证发展的未来可能性。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旗帜,激发了世界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从而有力打破西方在哲学领域的机械性和保守性话语霸权,以科学的叙事体系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成就,彰显世界历史不可逆转的辩证发展趋势。人类文明新形态虽在中国大地上生成,但与世界紧密相

连。马克思强调从历史发展的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的扩大、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国家的交往中理解世界历史。面向未来不断提高“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世界影响力,除抓好自身发展增强相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还要充分尊重、吸收、整合其他优秀文明成果,提高中国理论式智慧满足其他民族现实需要程度,彰显人类文明的胸怀视野。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框架与内容建构均体现出理论与实践、民族与世界、个体与集体的统一,是相对于“虚幻”文明表达的真正的文明叙事。随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功创造,这样的文明叙事逻辑更加清晰,中国式现代化叙事建构的世界文明意蕴亦更加突出。

注释: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6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4页。

③黄建军:《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0期,第8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4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927—928页。

⑫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1页。

⑬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页。

⑭邹广文、华思衡:《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建构》,《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10期,第64页。

⑮《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第1版。

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42页。

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0页。

⑱[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

⑲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94页。

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㉒邹广文、华思衡:《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建构》,《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10期,第67页。

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0页。

㉔《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42页。

㉕唐爱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52—53页。

㉖付文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辩证法蕴涵》,《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96—97页。

㉗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7页。

㉘[德]黑格尔:《黑格尔历史哲学》,潘高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58页。

②涂良川、向前敏：《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叙事的“术语革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14页。

③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5页。

④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第5页。

⑤张永刚：《现代文明的生发逻辑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建构》，《江苏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第26页。

⑥王晓晖：《中国式现代化呼唤与之相匹配的国家叙事和解释力》，《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18页。

⑦习近平致信祝贺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开幕强调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人民日报》2023年6月8日，第1版。

⑧陈德祥：《党的文化领导力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6期，第20页。

⑨龙迪勇：《空间叙事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页。

⑩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5-46页。

⑪张国启、蔺叶坤：《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的建构：时代旨趣、思维逻辑及实践向度》，《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第7页。

⑫唐爱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312-313页。

⑬《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4页。

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9页。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Narrativ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Civilization

Zhang Yonggang

Abstract: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rrative system fo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based on established practices, particularly from a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theory to elucidate its universal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s a pressing issue that urgently needs to be addre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generati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undergon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odern capital civilization from "passive involvement" to "dialectical criticism" and then to "overall transcendence", outlining the civilization generation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s a whole, and forming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of its civilization narr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lity present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aims to replace "material-based modernization" with "human-oriented modernization", presenting the narrative map construction of "single civilization" to "holistic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ture tren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must grasp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ific historical trends and realistic orientations, indigenous 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 cosmopolitanism of the times, internal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civilization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ization discourse. Only by profoundly revealing the civilization narrativ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reality present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can we truly establish a narrative system grounded in self-identity yet oriented towards the world.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ivilization narrativ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human-oriented modernization;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